

澳大利亚踪影

AODALIYAZONGYING

叶进著



I267/223

DF55/03
澳大利亚踪影

叶进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89427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889427

澳大利亚踪影

叶 进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6 3/8 插页2 字数91,000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书号: 10151·598

定价: 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澳大利亚，南半球这一古老的大陆，年轻的國家，对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说，并不是十分熟悉的地方。作者曾经在澳大利亚生活、工作过，有机会从各个方面观察、了解澳大利亚，并写下了本书中的这些文章。既写到了澳大利亚的社会、科学文化，也写到了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奇妙的生物动态，把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澳大利亚风情画，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DFSS/03

目 录

这里是“地球的另一端”	1
首都即景	9
悉尼来去	17
五访新金山	27
布里斯班揽胜	39
阿德莱德撷拾	46
花城遐思	57
达尔文漫话	67
霍巴特忆语	77

骑在羊背上的国家	85
----------	----

淘金者的向往地	92
---------	----

民航与现代化	99
--------	----

未来电话趣谈	105
--------	-----

都市林业	111
------	-----

忽闻海上有仙山	115
---------	-----

南太平洋奇葩	121
--------	-----

泳坛女秀	128
------	-----

教育掠影	135
------	-----

三十五人的独立王国	141
-----------	-----

从国徽谈起	144
-------	-----

使人伤脑筋的鸭嘴兽	151
-----------	-----

海滨拾趣	155
------	-----

林中行	162
-----	-----

被遗弃者	169
------	-----

冤枉了它	174
------	-----

卫士·黑天鹅	180
--------	-----

野兔·青蛙·仙人掌	187
-----------	-----

鸚鵡会与蝴蝶园	192
---------	-----

后记	197
----	-----

这里是“地球的另一端”

六月中旬，北京的夏天姗姗来迟。

我们穿着春秋衫，坐在首都机场候机室里等候。一会儿，广播里传来了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：“乘坐202航班去广州的旅客请准备上飞机。”于是，我们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亲友，拎着手提箱，穿过停机坪，登上波音707客机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着陆。

“地面的温度是 32°C 。”乘务员告诉我们。

“啊，好热呀！”乘客们走下飞机不约而同地说。“可不是么，越往南越热。到了香港，会更热呢！”不知谁插了一句。

我们从广州坐火车至深圳，花了将近两个小时。然后走过罗湖桥，重新换乘去香港的火车。五十分钟后便到了九龙。室外的温度是 36°C 。

接着再坐飞机。这次需要连续十个小时的空中旅行了。

晚上八点，飞机从美丽的香港岛起飞，向南飞去。这是一架波音747，机舱很大，有三百多座位，除一个大舱外，还有一个二层楼，有弯曲的楼梯往上，就象在一个大客厅里走到楼上似的。“空中电影”开始了，旅客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，只要朝前方看，都可以看到自己座位所在的那个区里的小银幕，十分清晰。这种设计，是很科学的。不过每人得花一块美元，向空中小姐索取一个耳机。不然，你只能看“无声电影”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飞机进入了菲律宾的上空。接着，就是“千岛之国”的印度尼西亚了。这里已经靠近赤道。过了赤道，便进入了南半球。

午夜时分，飞机停在澳大利亚的“北方门户”——达尔文加油。这是一个以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港口城市，地当南纬 $12^{\circ}28'$ 。地面的温度一年到头变化不大，那天是 27°C 。

飞机继续南飞。

天亮的时候，它慢慢地降低了飞行高度。于是，透过舷窗俯瞰，地面上平静的湖泊，涓涓的

溪流，起伏的草原，宁静的牧场，成群的牛羊，跳跃的袋鼠，还有荒凉的沙漠旷野，便隐约可见。不一会儿，飞机已经在—个满是火柴盒似的摩天大楼的繁华都市——悉尼的上空盘旋。悉尼，当地华侨叫它雪梨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。

从北京到悉尼，行程一万八千里。

广播里传出了由本世纪初澳大利亚爱国诗人亨利·劳森的诗谱成的歌曲：

澳大利亚！澳大利亚！
蓝色的天空笼罩着大地，
你看起来是这样的美丽。
用不着告诉异乡的来客——
那柳条花的怒放意味着
她的心，
金合欢的殷红正是出于
她的热情……

走下舷梯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那种“越往南越热”的观念已不适用，难怪人们说这里是“地球的另一端”了。不是么，在香港上飞机时，身穿一件短袖衬衣，还汗流浹背，可是这里，已是

隆冬季节！随身带的手提箱几乎空了：毛衣、毛裤、制服、呢子大衣等，统统穿上了身，才足于御寒。

六月至八月，北半球的中国正是夏天，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却是冬季。不过据说这里大部分地区并不太冷，冬天农作物照常生长，牛羊也不用筑舍防寒。

我们坐着出租汽车，离开悉尼机场。

眼前景物所见，使人迷惑不解：这个国家究竟是一个搬了家的英国，还是美国？

你看：这里公路的快车道跟美国高速公路系统的构造完全一样，这是美国式的；但车辆却靠左边行驶，这又是英国规矩，在离公路不远的铁路上，巨型的双层货车显然是美国式的，而其中又点缀着几节小型的英国式的四轮货车。在市区，玻璃和铝合金建成的新式建筑表明是美国风格；而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表明又是英国风格。汽车司机还告诉我们，这里的商业电视是美国式的；体育新闻则是英国式的。人们那种兴奋激动的情绪似乎是美国的，而风度举止却又是英国的。到处的商标名称是美国的，报纸的风格又是英国的……。

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，从本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至今只有八十年的历史。不过，今天的澳大利亚，工农业已高度发达。它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羊毛出口国、世界最大的牛羊肉出口国、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，而且也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、世界生产铝和氧化铝最多的国家、世界上生产铅和锌最多的国家之一。澳大利亚拥有相当发达的汽车工业、食品工业、石油冶炼工业，以及造纸、化工、纺织工业等。

从悉尼到首都堪培拉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热情的澳中协会秘书帕克夫人邀请我们一同去郊区参观一个农场。主人名叫休斯·麦科米克。这个农场占地二万七千亩，养羊五千头，奶牛五百头，并种小麦六百亩，还有少量的蔬菜等，基本上由他一人经营，妻子协助，两个上学的孩子也帮点忙。

主人住在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里，内有五间铺满地毯的卧室，一间大客厅，还有书房、厨房、仓库等。与这座美丽别致的小洋房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一间黑暗、低矮的木头房子，那是他曾祖父当年从英国被流放到这片荒野里后造的。

令我感到兴趣的是，新房子是朝北的，而旧

房子才是朝南的。“有钱不买朝北房。”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语，也适合于西欧、北美国家。

“你不愧是一位新闻工作者，一看就能发现问题。”主人笑着对我说。

显然，他的前辈拘于传统习俗，把北半球的老习惯带到这里来了。他们开始也并不意识到这里是“地球的另一端”，不仅季节与北半球相反，简直是“阴阳错乱、乾坤倒转”了。后来，他们觉悟了，在造新房的时候，一律改为坐南朝北的了。当然，自从有了现代化的空调设备以后，房屋的朝向已经无关紧要。事实上，今天在悉尼、墨尔本、阿德莱德、布里斯班等大城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，就更顾不上朝向了。

然而，这种“乾坤倒转”的痕迹，还处处可见。

澳大利亚人是在夏日炎炎中迎接圣诞节的。

在炽热的阳光下，那盛开的红玫瑰和虞美人，那光着上身还汗水涔涔的小伙子，那袒胸露背、穿超短裙的澳大利亚姑娘，与商店橱窗里精心布置的冬日雪景、挂满雪花的圣诞树和穿大红皮袄的圣诞老人，构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节日图景。这种酷暑和严冬景象的强烈对比，恐怕是在

英国或美国的圣诞节里无法看到的。

朋友告诉我，过去曾经有装扮圣诞老人者，因为穿大皮袄而中暑身亡，见了上帝的。

如今有趣的是，我看到了身穿背心短裤、捧着冰镇桔子汁畅饮的圣诞老人！无疑，这是大饮料公司的广告商的杰作。然而，这种似乎多少带点褻渎的创举倒符合澳大利亚的国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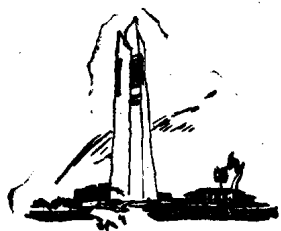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“澳大利亚”一词出自拉丁语，原意为“南方的大陆”。在古代，人们已经推测到地球上存在有南极大陆。公元二世纪，埃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块大陆画入了地图，称之为“南方的大陆”。以后，人们就一直想要找到这块未知的大陆。十七世纪，欧洲人探测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，他们惊喜若狂，把它命名为“澳大利亚”——“南方的大陆”。后来探险家们才发现，真正的南方大陆——南极，是在澳大利亚的南部，与它还隔着几千公里的海面呢！这个张冠李戴的名字，从十九世纪开始，被普遍地使用了起来。以后将错就错，一直延用到今天。

澳大利亚完全是一个南半球大陆，它和非洲、南美洲不同。非洲和南美洲兼跨赤道南北，澳大利亚则完全位于赤道以南。同时，非洲和南美洲

均有地峡跟亚洲和北美洲相联，而澳大利亚大陆，则孑然一身，形影相吊，孤悬于大洋之中。它的东面是太平洋，西面和南面是印度洋，北面藉星罗棋布的岛屿，同亚洲遥相呼应。

这个“地球的另一端”，是一个有着各种鲜明对照和充满各种矛盾的地方。那千里不见人烟的广大内陆和人口极为集中的沿海城市；高度物质文明的工业国与土著人的落后社会；最先进的机械化生产和最原始的珍禽异兽……它们并存了多少年，并将继续并存下去。

首都即景



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，是一座只有五十多年短暂历史的新兴城市。我来堪培拉以前就听说她很美丽，三春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青之草，是“大洋洲的花园”。

可不是么，她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座大花园。虽值隆冬时节，宽广的单行道两旁还是两三排并列的观赏树木，如茵的绿草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密。高大的广玉兰象搭起的一座座花台，碗口粗的红玫瑰争艳斗丽。她，不愧是一座高度绿化了的城市，按人口平均的绿地面积，比日内瓦